

我的晚期结肠癌是这样好的

文 / 大陆新学员

自己没有动要修炼的念头

我的妻子修炼法轮大法有十几年了。我知道法轮大法好。在妻子被迫害非法劳教的那几年及以后这些年的讲真相中，我一直支持她。我也经常对同事和朋友讲大法弟子都是好人，要善待他们。对来我家的大法弟子，我都尽可能地提供一切方便。我自己却始终没有动要修炼的念头，直到去年九月的一天。

二零一三年的七、八月间，我突然出现吃不下饭、肚子胀、宿便、全身无力的症状，人迅速消瘦。虽采用了多种方法医治，一直毫无效果。九月份的一天，我的腹部剧疼，又有八天未排便了，我便又去了医院。这次检查，医生才下结论说我得的是“结肠癌”，且已转移到肝部及淋巴，必须立即进行手术。

术后，医生告知家人：我至少还需做六次化疗来医治我的病。

消息对我来说如五雷轰顶

手术已经花光了家中的全部存款，六次化疗还需要将近两万元的费用，还不算以后接连不断的药费和营养费用。我是一个没有医保、没有社保、没有任何收入的“三无”人员，更叫人绝望的是，医生说：“化疗做完最多也只能再活两年。”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如五雷轰顶！全家顿时陷入了悲痛和绝望之中……

我该怎么办？这个家该怎么办？

术后的一、两天，妻子的同修们陆陆续续来到我的床边来问候我，用法理和许许多多绝症患者修炼法轮大法绝处逢生的真实例子开导我、鼓励我，告诉我：唯有法轮大法、唯有大法师父才能真正救了我，妻子也多次给我讲解了法轮功的功理，讲解为何大法能救我。

我的生命之路该怎样走？

面对这一切，想到熟识的大法弟子们她们自己经历的一个个的生死关，我开始思考：无论身体状况还是家庭的经济状况，我都不能做化疗。但我也不能等死啊！又想到，我曾经历过一次血压突然高达 220 而我却安然无恙，经过了一次中风，当时嘴歪眼斜不能说话、不能走路，是靠不停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三天就完全恢复正常！这次我又面临绝境，没有了退路，这是为什么？我的生命之路该怎样走？

突然，我明白了：自己两次大难之中出现的不可思议的逆转，其实都是因为大法师父在管着我的缘故，只是自己的悟性太差而已。这些事情就是在告诉我，我应该走修炼这条路的呀！思考后，我告诉我的妻子：我要修炼法轮大法！

跟家人商量后，果断的告诉医生：“我不做化疗，也不吃药了。我要立即出院回家。”主治医生异常严肃的提醒我不做化疗的后果，我坚定地对他说道：一切后果我自己负责！

就这样，我开始了自己的法轮大法修炼之路。

一个又一个的神奇

我开始系统的看法轮大法书，十天后我开始炼功。学法让我对大法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和悟道；炼功让我体验到大法的一个又一个的神奇。第一天炼功，我睡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觉——倒下一觉到天亮；第二天炼功，踝关节疼痛难忍，很快感到脚心象打开了一个阀门，“嗖嗖”往外冒冷气；第三天膝关节突然肿的有碗口粗，不多久就转移到了小腿处，过两天小腿变正常，两脚开始不停往外冒水；术后不能发声的嗓子突然间中气十足；肚子里感到有法轮在转；不停的放屁；身上开始发热，双腿有力了，走路轻松；消瘦了六十多斤的体重在一个月后就长回来二十多斤，等等。

我看了大法的书，对大法有了一些了解和认识，知道所有这些都是好事，看上去像是不良的现象，实际上是师父在帮我清理身体。我坚信师父和大法，忍着各种疼痛和痛苦，闯过一关又一关！

我知道大法修炼是件很严肃的事情。作为一个修炼者，修心是最重要的。光炼动作不修心性，那不是真修，也无法达到真正的祛病，早晚会出现问题。那只能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我每次学法都结合自己遇到的问题去思考，按大法要求去做。

我腰间挂着一个造瘘口的袋子，炼功时常常被排除的病气鼓成一个大气包，很容易破裂，感到十分不便。我坚信师父已把我的身体净化成一个“无病”之体，于是在术后近一个月时去了好几家医院咨询：能否去掉气袋，把肠子塞回去，做个造瘘口恢复手术？竟没有一家答应给做，理由是：按着国际惯例，这是不可能的（意指结肠癌没有这么快痊愈的）！再打开腹腔面对癌细胞，谁也负不了这个责任。我反复表明自己的态度：一切后果我自己负责，也没用。

“恢复得太快了！恢复得太快了！”

我不可能自己把肠子塞回去，只有无奈的继续挂着这个气袋行动。过了两个月，我动了一念，对师父说：“请师父帮帮我吧！”再次去了医院要求做造口恢复术。这一次医生同意了。但术前的检查做了一个星期，在反复多次检查，证明各项指标确实全都正常后，医生终于为我做了这个手术。

一个近六十岁的人，结肠癌已转移到肝部及淋巴处的患者，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在腹部拉开近一尺长的伤口，连着做了两次手术，而且第二次手术后的第三天就拆尿管，第四天开始拆胃管，第五天出院了！医生们想不明白，只是一次又一次的说：“恢复得太快了！恢复得太快了！”

我深深的知道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的生命！在这一切的后面，师父为我承受了多少而又给予了我多少！我无以言表和回报，每想到此，泪水就不自禁的往外流……感谢师尊的救度之恩！

倾听不容易，倾听是一种修为。

花的私语，鸟的鸣啭，流泉飞溅，雷鸣电闪，街市的喧嚣，梦中的呢喃，海洋的呼吸，大地的沉酣，红尘万象，无量生灵，无时无刻不在倾诉，无时无刻不在展现。可是，我们听到了多少它们的故事，洞悉了多少它们的秘密，了悟了多少天地间的玄机？

曲高和寡，因为能够倾听的人太少；知音难觅，因为善于倾听的人太难得；忠言逆耳，只有度量宽宏的人，才能体会倾听的益处。历朝历代一直都有言官、谏官，可是，真正能够从善如流，接纳谏言的明君，又有几个呢？古代有个公冶长，是孔子的弟子和女婿，七十二贤人之一，他懂鸟语，能够与飞鸟沟通，可竟然因此无辜获罪。数千年来，这样的人是如此稀少，如此稀少的人才竟受到这样待遇，何也？因为一般的庸人不会倾听，不愿倾听，不相信倾听。

倾听不容易，倾听要静心、耐心、虚心。静下心来，才能听到天籁的玄奥，人言的真伪，才能领悟造物的博大和瑰丽；有耐心，才能从繁琐单调喧嚣诡异的各类声音中，辨别善恶美丑，听到其中有益身心的清音；虚心更是倾听的前提，

张仲景是东汉时期的一位名医。他一生为民医病，深受百姓的爱戴。张仲景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他虚心地为同行医病，不失时机地向别的郎中学习行医经验。

过去许多郎中，只把医术传给自己的子孙，一般都不外传。南阳有个名医叫沈槐，已经七十多岁了，他一生没有子女，整天惆怅后继无人，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慢慢忧虑成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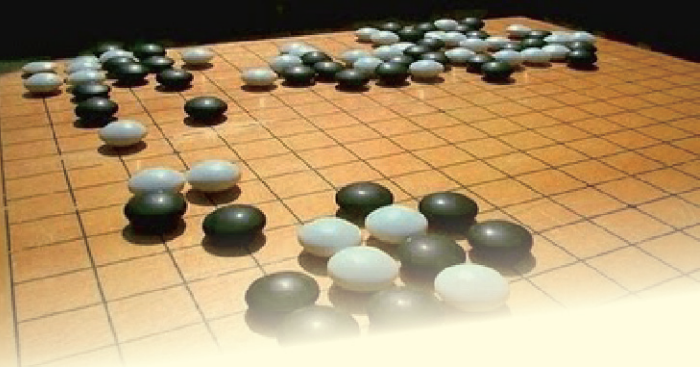
当地的郎中来给沈槐看病，可谁也看不到，他的病情越来越重了。张仲景知道后，就奔沈槐家来。

张仲景察看了沈槐的病情，确诊是忧虑成疾，马上开了一个药方，用五谷杂粮面各一斤，卵成蛋蛋，外边涂上朱砂，叫病人一顿食用。

沈槐看到药方心里不觉好笑，他命家人把那五谷杂粮面做成的药丸，挂在屋檐下，逢人就指着这药丸把张仲景奚落一番。

如是人生

【文 / 紫葳】



人生如一盘棋，开局处井然森然，至中局机关重重，风云变幻，局散处，狼藉寥落，管你胜负，统统收拾。

人生如一场戏，未演时全剧已成，及登场，假戏还须真做，无须观众，你我皆在其中，王侯将相，无非衣冠，爷娘夫妇，露水姻缘。

人生如一席宴，看不尽的排场热闹，品不完的苦辣酸甜，可浅斟低唱，可豪情纵饮，醉眼看花，席散也，不知人归何处。

人生如一夜梦，不知不觉间进入，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一步一境。或入纠纷，羁绊缠绕；或入胜境，心旷神怡；或历险处，惊心动魄；或入恶境，毛骨悚然，豁然睁眼，不知身在何方。

人生如一年四季，生如春，生机萌动，一派天真；长如夏，欲如潮水，势不可挡；成如秋，善果美而甘，恶果苦而涩；灭如冬，朔风横吹，白雪铺地，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正是：春风几度盼长成，雄心如虎功与名。百事谋求心未已，两鬓飞霜人凋零。

真实又似虚幻的命运，都是早有定数的，万事万物，也都是遵循一定规律的。曾看了新唐人电视台的一个视频节目，演的是一位老人从一张一张的胶片中，看到自己从儿时到青春，从甜蜜幸福到孤独凄凉的人生过程。主持人的点评非常发人深省：人生就如同拍好的电影胶片在回放，从这些定格的胶片中，人们发现人生已经被安排好了，那么，如果真的有什么轮回，这生生世世的轮回又是为了什么呢？人们在千百年的轮回之中，又是在等待着什么呢？自古以来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人身难得，正法难闻，东土难生。”如今，佛经中记载的三千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已在世界各地纷纷开放，佛经预言：婆罗花开时，法轮圣王住世传法。在法轮大法已经洪传全世界的时候，可贵的中国人，请您一定不要错失机缘。



一个没有虚心的人，内心已经被自己杂乱的噪音填满，内心充满了狂妄、自负和偏见，怎么会去倾听他人的诉说、聆听自然的告诫。

审视审视我们自己，还能否倾听家人完整诉说一件事而不急于发表议论、给出结论？还能否于深夜用心聆听月光下泄星光闪耀草木生长飞雪曼舞？还能否在现代极度喧闹的大噪之音中接纳那一份也许有些逆耳的劝善真言？

倾听也容易，只要你放下了偏执和傲慢，放低了自己，让心灵之窗敞开，无量丰富的声音都会自然的进入你的心田。等你领悟到倾听的妙处之时，无量数的秘密将会向你打开。

倾听是一种修为，善于倾听的人，心如明镜，洞彻万物。当然，这样的智者，一定不允许自己的双耳被垃圾堵塞、灰尘掩埋，一定会让真善忍的大音时刻润泽自身的每一个细胞粒子，让自己的心徜徉在平安安详的广宇，随时随地准备领受造物的恩赐。

学会倾听吧，生命的妙趣、未来的希望尽在其中。

亲戚来看他时，他笑着说：“看！这是张仲景给我开的药方。谁见过五谷杂粮能医病？笑话！笑话！”

朋友来看他时，他笑着说：“看！这是张仲景给我开的药方，谁一顿能吃五斤面，真滑稽！滑稽！”

同行的郎中来看他时，他笑着说：“看！这是张仲景给我开的药方。我看几十年病，听都没听说过，嘻嘻！嘻嘻！”他一心只想这件事可笑，忧心多虑的事全抛到了脑后，不知不觉地病就好了。

这时，张仲景来拜访他，说：“恭喜先生的病好了！学生斗胆在鲁班门前耍轿了。”沈槐一听恍然大悟，又佩服、又惭愧。张仲景接着又说：“先生，我们做郎中的，就是为了给百姓造福，祛病延年，先生无子女，我们这些青年人不是你的子女吗？何愁后继无人？”

沈槐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内心十分感动。从此，就把自己的医术全部传授给了张仲景和其他年轻的郎中。

文 / 無思

倾听是一种修为

张仲景 巧医郎中

文 / 山行